

别急着给答案

◎刘海燕

前几天,我在超市购物时遇到两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向我请教他们手中的钱是否可以购买到已挑选好的零食。原本我想直接告诉他们答案,可是又觉得不妥,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只见他们一个人双手环抱一堆零食,另一个人一手分别举着五元钱,两双黝黑水灵的眼睛,满期期待地望着我,似乎最终选择权在我手里。我扫视了一下他们怀中的小零食,粗略估算了一下,显然钱是不够的,也猜测到他们手中的钱,也是今日逛超市零花钱的最大限额。十以内的加减法,也许他们勉强可以计算,但是带小数点的数字计算就有些难度了,就算我直接告诉他们答案,他们也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按部就班地去执行。

不过他们能遇到问题,想办法自己解决,令我刮目相看,他们的父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体验购物、学习理财,也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教育方式。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钱是有限的,从小学习理财,规划生活,买什么,不买什么,由他们自己决定是非常必要的。

小时候,我对于钱的印象就是一个紧巴,父母谈到钱也非常矛盾,一方面说钱是个好东西,

另一方面又斥责钱害人。那时,我还不能理解父母所说的意思,只是看见父母挣钱不容易,记得他们常说的一句“来钱走正道,花钱得节省”。

所以只是一味地省钱,具体怎么花钱,怎么规划生活,也是没有太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以至于我工作以后,特别容易走极端,要么买一件东西纠结半天,要么放飞自我盲目购物,造成月底紧衣缩食熬到发工资。常言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后来我结婚生子了,才慢慢地总结出一点理财概念,钱是个“硬通货”,它可以解决生活难题,美化生活质量,最终回归生活。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超市刚刚盛行,周末一家三口逛超市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面对琳琅满目的货品,幸福指数直线飙升,购买欲也直线飙升。为了避免孩子在超市里哭着闹着要东西,在进超市之前,我会事先和孩子沟通好,问问他想要买什么,或者规定他只能买什么,幸好孩子还算懂事,基本都能做到开心而归,这种成就感一度使我觉得挺合理。

但是,今天这两个小男孩给了我新的启示,在控制与自我控制面前,他们学会了更多的是取舍与自控。我想起了一个男子在自家

阳台上养出长势喜人的黄瓜藤,上面结出了像玉坠一样的小黄瓜,男子用心至极,竟给几株漂亮的黄瓜上绑上了粉色的蝴蝶结。结果一个月之后,那些带粉色蝴蝶的黄瓜要么变形,要么夭折,而那些没有过度关注的黄瓜长得像磨面杖似的又直又长,可见成长不能过度控制,只能顺势引导。

于是我将小男孩引到货架旁,指着相同的货品价格标签,要他们识别是多少钱,不出所料,他们不认识小数,所以无法计算。一筹莫展的我望着不远处收银员,灵机一动告诉他们:“你们去那边试一试,售货员阿姨扫码后,电脑就会自动计算出这些小零食需要多少钱,也会告诉你们十元钱够不够。”

小男孩欢呼雀跃地奔向售货员时,我长舒一口气,遇到困难,有勇气找人帮助自己,也是他们今天收获的人生经验。

对钱有认知,能够自控取舍手中的零食,也是一种理财经验,这都得益于他们的父母没有直接给孩子答案,而是让他们在超市这一方小天地自由探索,而我有幸能够顺势推舟参与其中。这一方小小的超市天地,宛如一个微缩的人生舞台,孩子们在这里初尝金钱的滋味,学会了权衡与抉择。

漫游三苏祠

(组诗)

◎何军林

苏宅古井

从今天的眉山出发
走进北宋的眉州
我们会看到些什么
仿佛从一本史书中穿过
变化的只是时间
空间和地界从没有变动

比如今天的三苏祠
和北宋三苏父子的家园
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竹外的三两枝桃花
绽放了千年之久
被定格成人们传颂的风景

我就是今天的游客
怀揣诗篇和敬仰
走向三苏祠的大门
从黑底金字的匾额下穿过
和祠堂庭院站在一起
甘心让红墙绿水包围

我想找到传说中的古井
找到滋养三苏的水源
喝上一口神奇的井水
让自己耳聪目明
让自己沾一丝文豪灵气
让自己的诗篇大放光芒

在一棵古老的黄荆树下
我看到苏洵栽树的身影
看到苏宅古井
清澈甘美的井水
还保留着北宋的味道
似乎已经等了我一千年

洗砚池

在三苏祠里独自前行
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
和北宋的阳光相比
温度有什么不同
阳光制造的阴影
面积大小有什么不同

那是错落有致的楼台亭榭
那是绿水与荷池
那是古木与山石
我在其间流连忘返
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
才能让自己驻足不前

像是梦里出现的场景
在三苏父子的老院
一个不起眼的小水凼
从北宋穿越而来
霸占我的眼睛和视线
变成引人注目的洗砚池

我想知道一个事实
北宋的那些黄昏
尤其是夏天的黄昏
年少的苏轼和苏辙
手握毛笔和砚台
最先跑到洗砚池的是谁

我想知道今天的蛙鸣
是不是从北宋传来
穿过苏轼的耳朵
或者苏辙的耳朵
被他们精心加工渲染
变成流传千古的大文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新闻传媒作家协会理事)

清溪山水清我心

◎施迎合

行走人间,装满花花绿绿心思的脑海总渴望有一次浪漫的邂逅,抑或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炎炎夏日,为寻觅一份清凉,当我打望的双眼停留在一片绝色自然的清溪山水时,我止不住大声吟哦起李白的诗句:“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还对驴友们描绘的犹如重庆版“小川西”的清溪沟将信将疑:一条溪水而已,能有多美?最好也不过就是清澈见底,难道还会有“锦鳞游泳,岸芷汀兰”这样的旖旎?然而,当清溪沟璀璨的碧蓝出现在眼前,我竟目瞪口呆!如果说其它溪流可以用泼墨山水画来表现,那么,描绘清溪沟一定得用浓墨重彩。要表现那样鲜亮的蓝色,须得画师屏息凝神,细细研磨远古的矿石,提取最深一抹蓝,再掺上几枚揉碎的阳光,用柔软的笔一气呵成。

清溪沟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距江津城区72公里,处在渝南旅游精品线中心点上。而清溪沟山水之美的核心,即是有“江津的红旗渠”之称的清溪沟水库。据有关史料记载:蔡家地处大娄山余脉,绵延纵横的山体和峰谷交错、悬崖叠嶂,形成了它独特的巴山山地地貌构架。而穿梭流淌于平川沟壑间的大小溪流,则为建造清溪沟水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对此,矗立于水库旁的江津县清溪沟

水库落成纪念碑有载:“太平山上,苍松挺立;螺蛳坪下,碧水流长。沉寂荒沟,丛生荆棘;解放号角,震响山乡。地覆天翻,山欢水笑;人民更望征服自然,溪水也求改变模样……”短短文字,阐释了清溪沟的山川形势和建设初衷。

清溪沟水库于1959年上马,1977年11月全面动工。为建好此工程,江津举全县之力,先后组织上百万民工,艰苦奋斗数年,于1983年12月将其建设成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水产养殖和旅游等为一体的中型水利工程。库容1600多万立方米,湖面上千亩,长约5公里,宽100-400米,湖水清澈透明,两岸峰峦对峙,树林葱郁,景色旖旎。清溪沟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当地及周边的农田水利灌溉问题,也因其特有的湖泊景观而于2009年入选水利部第九批国家水利风景区。

我迫不及待登上由美丽村姑驾驶的机动游船凌波而行,那种惬意的感觉用重庆话来说:“真的不摆了。”长长的清溪沟随着山的蜿蜒角度而蜿蜒,清澈的河水一路欢唱着跌宕而下。此时正是仲夏,尚未到雨季,湖水清清浅浅,可见成群的鱼儿于青翠的水草间悠闲地逡巡,碧蓝深处倒映着两岸人家的袅袅炊烟,随风起伏的芦苇荡和牧童的粉色面颊,陶醉于这神话般的仙境,我忍不住放开嗓子唱起了:“小

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摆渡的村姑含笑说:以前,山沟里穷,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挣钱见世面去了,而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镇里村里抓住机遇,利用清溪沟独有的山水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日子好过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听着村姑发自肺腑的感慨,我所有的赞美都幻化成了蓝天白云下透彻的清溪山水。

下得船来,我们沿着沟畔的羊肠小路开始了徒步探险之旅。前方,就是驴友们青睐的“小川西”了。但见清溪沟两岸,仿佛打翻了调色盘:芦花柔和湿润米白,竹林清朗朗碧绿,阳光鲜嫩明亮金黄,几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却能自然和平共处,与青青山峰潺潺溪流配合得天衣无缝,大有“黄雀数声催柳变,清溪一路踏花归”的绮丽。

我们就这样,悠悠然走在清溪沟缤纷的色泽里,耳畔竹叶沙沙,风声婉转,溪水浅唱。我想,即使许多年过去,这样一个夏日,行游清溪沟的旅历也是值得记取的……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阳台上的风

◎杨超

重庆的夏天有点热,今年的七月更特别,还没有入伏,天气就狂热。除了火热的太阳,几乎没有一丝风,即便有点风都是热风。

七月中旬,几个朋友邀请吃火锅,我和妻子欣然同意,几位老友叙叙旧,来个麻辣鲜香、热辣滚烫何尝不可。我们下午五点半准备出门时,起风了,且风来得猛,比天气预报提醒的风力更大。风似一只误打误撞的鹿子,乱闯一气,把我家阳台上最高大的植物龙舌兰的叶子吹得东倒西歪。风似乎受了一肚子气,发飙地一个劲从右到左猛吹。按惯例,我想用夹子把衣服夹住,但无济于事。风肆无忌惮地猛冲,把衣物吹得横着飞,我一手紧紧抓住叉衣棍,一手紧紧抓住衣服,顶着风把衣服一件件收下,又背对着风把衣服裹成一团抱进客厅。衣服是否被风吹走几件,真没把握,而椅子上的袜子、鞋垫肯定吹走不少,顾此失彼,无法周全。幸好我们在家,大多衣物得以保全。

阳台上矮小的植物还好,躲在角落,在墙体和栏杆的庇护下,还能稳住阵脚。而阳台上的龙舌兰,平时受到我们的宠幸,这几年疯长,叶子越长越茂盛,就像一个很新潮的年轻人蓄着爆炸式发型,浓密而青绿。龙舌兰“头

大脚小”,好似大头儿子,在狂风肆虐下,花盆稳不住,倒下了,扶起来,又倒下,我索性不扶,龙舌兰倚靠在三角梅上,看来“大树招风”是有道理的。我顶着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叉衣棍支撑龙舌兰庞大的身体,龙舌兰叶子上的蝉掉在地上。我本想把蝉放飞到空中,但是看着漫天飞舞的衣物、塑料袋,蝉必将随风而去,也许会受伤。于是,我将蝉放到龙舌兰浓密叶子的根部,让它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正想给蝉表功,它在风中叫着:“知了!知了!”把我羞得满面通红,幸好风为了赶路,没看见我的窘迫。

此刻,我没时间想过去,更没时间想未来,只是想抓住栏杆,不想把自己吹丢了。风持续吹着,我误以为是“台风”,但又觉得错了,我们依靠长江,距离大海“十万八千里”,哪来的“台风”?楼下的树叶跟风,树干不堪重负,树根抓不住泥土,摔了个仰八叉,这就是树叶“跟风”付出的代价。

风发泄完了,渐渐停下脚步,下起了雨,随后就是瓢泼大雨,就像一个放荡不羁的学生被老师批评教育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流下悔恨的眼泪,幡然醒悟后,痛哭流涕。

风停了,雨住了,我们走出小区大门,大树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犹如鲁智深把树连根拔起。路上到处是枯枝、落叶,清洁工打扫狼藉的地面,捡拾躺在地上的衣物,有的是衣架和衣服一同飞下来的。清洁工很小心地捡起来,挂在树丫枝上,对衣物主人给予尊重,因为他们工作在外,没来得及回家收拾衣物。

朋友催了好几次,我们才到火锅馆,已经过了约定时间,朋友开玩笑:“我们以为你被风吹走了!”我耸耸肩:“幸好我重,幸好阳台有一堵墙,才没像衣物一样被风吹走。”当我们吃完晚饭,回家看到那棵挂满衣物的树,已经所剩无几。我想,大多衣物已经物归原主了吧!园林工人还在忙碌着,锯掉树枝,将树干扶起,用木棒支撑着,看着他们挥汗如雨的样子,仿佛看见明天树干长出的新绿,装点着我们美丽的城市。

热浪相伴的天气,经过狂风暴雨后,变得凉快了,我扶着阳台上的栏杆眺望,满眼尽是灯火璀璨。今夜,枕着重庆的风、美丽的夜色入眠。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融媒体中心)